

# 《资本论》视域下货币转化为商品过程中的多重对立

黄宇森

西南民族大学哲学学院, 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2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1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27日

## 摘要

《资本论》中的货币转化为商品(G-W)是资本循环的起始环节, 包含着尚未被充分系统揭示的多重对立。本文将G-W环节拆解为货币资本与雇佣工人、雇佣工人与商品形式的生活资料、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等多重对立关系分别加以分析, 并揭示其共同基础在于人的因素(劳动力)与物的因素(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资本条件下的特殊分离形式。这几组对立并非孤立并存, 而是在“长期分离-暂时结合”的动态运动中相互建构, 贯穿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各个方面。以平台零工经济为例, 多重对立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也并未消除, 而是以更个体化、被遮蔽的新形态扩大与加剧。对G-W环节的多重对立的理论分析, 能够为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形态提供一个来自经典文本的系统性视角。

## 关键词

对立, 资本循环, 商品, 生产资料, 异化劳动, 平台经济

# Multiple Opposition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ney into Commod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pital*

Yusen Huang

School of Philosophy,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July 25, 2026; accepted: August 16, 2026; published: August 27, 2026

## Abstract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ney into commodities (G-W) in *Capital* is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circuit of capital, containing multiple oppositions that have not yet been fully and systematically revealed.

文章引用: 黄宇森. 《资本论》视域下货币转化为商品过程中的多重对立[J]. 哲学进展, 2026, 15(8): 402-408.  
DOI: 10.12677/acpp.2026.158408

This paper decomposes the G-W phase into multiple pairs of opposing relationships—between money capital and wage laborers, between wage laborers and means of subsistence in the commodity form, and between private property and alienated labor—and analyzes each separately. It reveals that the common basis of these oppositions lies in the specific form of the separation between the human factor (labor-power) and the material factors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means of subsistence) under capitalist conditions. These groups of oppositions do not exist in isolation; rather, they are mutually constituted through the dynamic movement of “long-term separation and temporary union”, running through every aspect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Taking the platform-based gig economy as an example, these multiple oppositions have not been eliminated under the new conditions of the era, but are instead expanded and intensified in more individualized and obscured new form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multiple oppositions within the G-W phase can thus provide a systematic perspective derived from this classic text for understanding the new forms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 Keywords

Oppositions, Circuit of Capital, Commodity, Means of Production, Alienated Labor, Platform Econom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资本不是物，是一种处于运动过程中的社会关系，一旦其在社会中的运动停止，资本就不再是资本了。资本最初是以货币的形式出现的，但货币并不是资本本身。只有当货币被用来进行价值增殖活动的时候，资本才能说确立了自己的存在。货币转化为商品是资本循环过程中的第一个阶段，资本主义的矛盾在这资本循环的第一阶段中就已经潜在地蕴含了。“货币转化为商品，这些商品的结合形成生产资本的实物形式，因而已经潜在地，在可能性上包含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 ([1], P. 35) 在这个阶段中存在着多重对立。当前学界在哲学视域下对资本循环公式的研究中，往往直接研究货币如何转化为资本，如探讨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经历了从量到质的转化[2]，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最低量的界限[3]，作为预付资本的货币 G 必须以商品 W 的方式返回自身[4]。对 G-W 内部的对立结构谈论并不充足。很少细致分析货币转化为劳动力时，资本与工人之间“长期分离、暂时结合”的反复运动机制，以及这种运动如何必然要求生活资料的商品形式与工人相对立。有些学者如郗戈等探讨了所有制与劳动的对立，深入发掘了资本逻辑与劳动异化的展开[5]，但并未以 G-W 为分析单元展开多重对立的整合。本文将通过对这些对立形式的阐发，更深刻地探讨资本主义中矛盾的内在性，在哲学的高度上从开端把握资本主义的发展，并通过具体案例展现理论分析的现实意义。

## 2. 货币转换为劳动力过程中的二重对立

货币所转换的商品之间也是有区别的。用公式可表达为： $G-W < A P_m$  其中 A 代表劳动力， $P_m$  代表生产资料。其中，“G-A 一般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 ([1], P. 36) 货币用来购买劳动力是资本主义的特征，而货币用来购买生产资料却不是。这是因为，商品经济并不等于资本主义。货币购买生产资料仅仅是商品交换而已，而要满足资本主义的条件，则必须进行雇佣劳动。小生产者也会生产商品，

这个时候确实不存在雇佣劳动，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处于结合的状态。但小生产劳动的价值创造是有限的，所创造的价值往往只够用于维持原有规模生产的持续。一旦小生产者需要扩大再生产，即创造的价值要投入更大规模的生产，则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雇佣劳动。这一方面是由于个人自然劳动能力的有限性，另一方面也是价值规律的作用——价值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中存在无数生产者而他们处于竞争关系，远远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价值的创造无法长期维持。因此要想超出个人生产的限制而取得更多的价值量，必须依赖于剩余价值的获取——即通过雇佣劳动赚取劳动力创造的价值与支付给劳动力用以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价值之间的差额。货币不仅仅要用来购买生产资料，还要购买劳动力，才能投入更多的劳动来维持更大规模的价值创造。而这就真正进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产由小生产进入社会化大生产。这时，货币用来购买劳动力的过程也被叫作雇佣劳动。当劳动力被作为商品在市场上被买卖，并被投入价值增值过程的时候，劳动力的出售者被称为雇佣工人，劳动力的购买者被称为资本家。雇佣劳动与资本具有内在的同构性。

商品经济只需要小生产就能维持，而货币经济则必须要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来维持，必须要求货币转换为劳动力这一行为的普遍化。这首先是因为，要用货币来购买劳动力，是建立在劳动者普遍使用货币来购买满足其生活所需的商品的前提条件下的。这需要的是货币经济的普遍发展。如果劳动者无法用货币购买商品，货币的所有者就无法使用货币来补偿劳动力的消耗。同时，劳动力的购买者以货币来支付劳动力的价值，又是货币经济普遍运行的条件。假设劳动力的购买者普遍使用实物来换取劳动者劳动，那么劳动者就不再需要去市场上购买商品，其他生产者生产的产品也就无法转换为货币，货币经济的循环就被中断了。货币转化为劳动力，既是货币经济普遍发展的结果，又是货币经济普遍发展的前提。

货币转换为劳动力这一过程，也即资本，也即雇佣劳动，一经产生，两组对立立刻就相应产生了。

第一是货币资本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对立。“资本家必须不断作为货币资本家，他的资本必须不断作为货币资本，和雇佣工人相对立。” ([1], P. 42) 货币资本与雇佣工人的对立体现在，货币是雇佣工人参与雇佣劳动的直接目的，只有获得采取工资形式的货币，雇佣工人才能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与自身的存活。而货币资本不会无条件地满足雇佣工人的需求，在最开始他与雇佣工人之间是一种完全分离的形式，只有当雇佣工人的所作所为满足货币资本的需求之后，货币才会被交到雇佣工人手上，与雇佣工人结合。但是这种结合只是暂时的。货币被用来购买各种商品，满足工人的需求，当货币消耗完毕后，雇佣工人就重新回到了与货币分离的状态。货币资本与工人的分离是长期的，持续性的，而结合是暂时的和相对的。

看起来，货币资本与工人虽然处于对立的两面，但地位是等同的：雇佣工人可以自由选择为之服务的货币资本，货币资本也能自由选择为其服务的雇佣工人。然而事实上，工人对货币资本的诉求是难以满足的，货币资本对工人的诉求却是强制性和难以拒斥的。这一点的成因我们将在后文详细展开。

第二是雇佣工人和作为商品的生活资料之间的对立。“要使广大的直接生产者，广大的雇佣工人能完成 A-G-W 行为，必须不断有必要的生活资料以可买形式即商品形式和他们相对立。” ([1], P. 42) 任何人类要想生存，就必须拥有一定生活资料。但工人在雇佣劳动之中获得的只有货币。之所以资本家能够以货币支付工人工资，是因为“货币是一切商品的一般等价形式” ([1], P. 37)。但是如果生活资料不以商品的形式出现在社会上，那工人就无法将手中的货币转化为可以维持自己生活的生活资料。雇佣劳动的普遍化，必然要求商品生产的普遍化。商品是雇佣工人的对立面，是雇佣工人为货币资本服务的最终目的。货币在这一组对立中起到的是一个中介的作用：雇佣工人直接为了获取货币而工作，但获取货币是为了最终换回商品。而在前一组对立中，货币则不是作为中介而是作为目的：货币资本必须以货币的形式发放工资，不然资本主义的经济循环就会中断，雇佣工人也不愿意直接以自己生产的实物作为工资形式，因为自己是无法保证具体的商品转化为货币的，单一的商品也无法满足生活需要。在遭遇经济危机或企业运作不顺利的情况下，我们往往能看到资本家企图直接以生产的实物当作工资发放，而这往往会

引起工人的不满，这种现象也昭示着经济或企业的衰弱。前一组对立展示了货币经济与资本主义运作起源，后一组对立则揭示了雇佣劳动制度得以普遍建立的前提条件。

### 3. 货币转换为生产资料过程中的二重对立

货币资本仅仅转换为劳动力是无法运转的。“如果货币是第一次执行货币资本的职能，他就必须在购买劳动力之前，首先购买厂房、机器等等生产资料；因为劳动力一旦归他支配，他就必须具备生产资料，以便能够把劳动力当做劳动力来使用。” ([1], P. 37) 要想劳动力能够顺利创造价值，必须将它与生产资料结合。与此同时，货币占有者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也是其得以占有劳动力的前提条件。

如前文所言，如果单看货币资本和劳动者之间的对立，我们会认为对立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但是货币转化为商品过程( $G-W < A \rightarrow Pm$ )中不只是货币转换为劳动力，货币转换为劳动力的过程与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料的过程缺一不可。“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 ([1], P. 44) 而在货币转换为劳动力的过程中，货币资本的掌握者同时也是生产资料的掌握者。“这种生产资料是作为他人的财产而和劳动力的占有者相对立的。” ([1], P. 38) 这里“他人的财产”也即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对这种私有财产的所有权保障着在生产过程中他对劳动力的支配。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之所以如此重要，从物质的层面看是因为“生产资料是劳动力占有者对自己劳动力实行生产耗费的物的条件” ([1], P. 38)；而从社会层面上看，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把自己的劳动力与资产阶级所拥有的生产资料相结合才能使自己的劳动耗费能得到相对合理的价值量。劳动者诚然可以自己劳动，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背景下，劳动者的私人劳动时间往往难以被社会承认，即顺利转化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劳动者耗费大量时间生产的产品，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可能只需要极短的时间就能生产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私人劳动是无法维持劳动者自己的生存的。资本主义企业之所以能让自己的产品的生产时间趋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在于其拥有能满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需要的生产资料。

以上这组对立实质上揭示的是，在资本主义下生产资料以私有财产的形式被资产阶级掌握，而劳动力的所有者——雇佣工人，不掌握生产资料。因此，在雇佣工人与货币资本的对立中，货币资本占据优势。货币资本不仅仅是拥有货币这么简单，它还决定着劳动者参与社会劳动的资格——唯有资产阶级所掌握的生产资料，才能让私人的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如果劳动者被剥夺了参与社会劳动的资格，实质上就是被剥夺了作为社会成员资格，面临着丧失社会性的风险。

“另一方面，劳动的卖者是作为他人的劳动力而和他的买者相对立的。这种劳动力只有归它的买者支配，和买者的资本合并，才能使这种资本真正地作为生产资本来活动。” ([1], P. 38) 如果说前一组对立侧重于私有财产，那么这一组对立则侧重于异化劳动。对于资本家来说，这劳动力不是来源于自己的，是和自己相对立的。对这种劳动力尽情地支配与使用非但不会对自己产生直接的损害，还能够带来丰厚的价值增殖。甚至越是压榨这种劳动力，获得的价值增殖回报就越丰厚。这恰恰是这两者的对立性带来的。而对于劳动者来说，一旦自己出卖了自己的劳动力，这份劳动力就不属于自己了。它是归资产阶级所支配和占有，为资本的增殖而服务的了。无论是对劳动力的买者还是卖者来说，劳动力都成为了异己的存在物。由此而来的结果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阐明的那样：“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 ([6], P. 45) 而这种物的因素与人的因素的分离，既是这些对立发展的结果，也是这些对立产生的基础。

### 4. 对立产生的基础：物的因素与人的因素相分离

“问题的实质，在这里作为  $G-W < A \rightarrow Pm$  行为的基础的，是分配。所谓分配，不是通常意义上消费

资料的分配，而是生产要素本身的分配，其中物的因素集中在一方，劳动力则与物的因素相分离，集中在另一方。” ([1], P. 40) 劳动是人的存在方式，劳动力是人的劳动能力。人类劳动本身就是运用人的因素去改造物的因素的过程，其中人和物的因素是起相互作用的。单从物质的层面来看，劳动过程中的人与物是不存在分离的：劳动力是在与物质生产资料的结合中生产价值的，我们并未发现有任何可以脱离物质资料而在虚空之中劳动的劳动者。这种分离是在社会关系的层面实现的，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物质是受动的一方，人是主动的一方。如果人已经具有与物质生产资料结合的能力，那物是无法拒斥人与之结合的要求的。但是如果有一部分人从整个社会中分离出来，并拥有支配他人的权力，他们就能迫使其他人与物分离，并独占对物的权力。因此在物质生产的发展过程中，物与人的分离通过人与人的分离表现出来。依据对物的因素——最根本是物质生产资料——的支配程度，可以把人分为不同的集团，这就是阶级。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的分化愈发地简化了。无产阶级即雇佣工人是与物的因素彻底分离的一方，资产阶级是与物的因素紧密结合的一方。资产阶级掌握生产资料，无产阶级与生产资料相分离，这种分离是上述各种对立的基础。

而这个时代的分离与过去时代的分离也是有极大不同的。在奴隶社会，劳动者根本不被视为人，而是被视为生产资料，被视为物，人与物的因素以一种荒谬的方式实现了统一。在封建社会，劳动者向封建所有者缴纳租税，无论是佃农还是自耕农，都被封建所有制关系束缚在土地上，作为土地的附庸，无法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人的因素与物的因素被绑定在一起，人的因素附属于物的因素。过去的社会中分离是存在的，但人的因素以消极和受动为代价，使自己与物的因素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结合。这种分离远不如资本主义社会的分离彻底。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彻底只剩下自己，只剩下自己的劳动力，这份劳动力也是使得他能够得到社会承认的唯一要素。对比过去，这无疑是一种解放，人的自由程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人类受物的支配程度越来越低——这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双重发展带来的结果。但与此同时，人受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支配也达到了顶峰——人类诚然不用由于低下的生产力被迫让自己成为物或者物的附庸，但人类此刻受到的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支配，它的名字叫做“资本”。

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社会关系。更确切地说，它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一系列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和，而它以自己的增殖为唯一目的。这种人与人的关系是人在生产活动中形成的，而最后这种关系又反过来支配了人自身。无论是雇佣工人还是掌握着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都必须为这个目的服务。资本运作中，会采取不同物的形式，它可以表现自己为货币，也可以表现自己为生产资料。而检验这些形式是否包含着资本内容的唯一标准，就是其是否服务于价值增殖。资本的内容虽然是社会关系，但它采取的形式是物质的，这些物质的形式与雇佣工人相对立。“在 G-A 行为能成为一般社会行为以前，生产资料即生产资本物的部分，就必须已经作为生产资料，作为资本，和工人相对立。” ([1], P. 40) 物的因素与人的因素，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才呈现出真正的分离乃至对立——过去的历史阶段物的因素与人的因素处于一种暧昧不清的状态——而这种分离是为资本的增殖服务的。

与此同时，这种分离不是静态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表现为一个运动发展的过程。“资本主义的生产一经确立，就会在它的发展中不仅使这种分离再生产出来，而且使之越来越大的规模扩大，以致成为普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状态。” ([1], P. 40) 工资是用以支付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雇佣工人无法通过工资完成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在消耗完工资之后只能重新将劳动力出售给资本家，资本在这个过程中也得以不断再生产出自身。小生产者由于无力与资本主义大生产竞争，最终往往也不得不放弃已拥有的微薄生产资料，卷入雇佣工人的队伍中来。自给自足的生产慢慢被取代，商品生产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方式。商品的生产的普遍性又保障了无产阶级的货币工资可以换到生活资料，而生活资料得以销售又保障了资本可以获得增殖。物的因素与人的因素相分离就这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断扩大，也促使着在其基础上

多重对立的尖锐化，不断地演化出新的形式与内容。

## 5. 对立的扩大与其发展进程

通过资本的总公式  $G-W-G'$ ，我们知道， $G-W < A P_m$  是处于发展过程之中的：由于资本不断增殖，货币转化为商品的规模也是在不断扩大。如果进行更细致的划分，就能发现  $G-A$  的发展与  $G-P_m$  的发展之间也是存在关联的。“ $G-A$  发展到什么程度， $G-P_m$  也发展到什么程度；就是说，生产资料的生产会按照相同的规模，和那种用它们作生产资料的商品生产相分离，于是生产资料会作为商品，和每一个不生产生产资料但为自己的特定生产过程而购买生产资料的商品生产者自己相对立。” ([1], P. 43) 雇佣劳动的行为越是普遍，商品的生产也越是普遍。商品生产是为了获得价值，而只有生产专门化，分工细致化，才能取得更高的效率以便更高效地创造价值。于是，原本作为一个整体的互补的生产过程逐步分裂，成为一个个独立的生产过程。在生产分工发展的背景下，一个部门的生产资料，也是另一个部门生产出来用以销售的商品。对立不仅仅存在于雇佣工人和资本之间，还存在于资本和资本之间。原本同一的生产部门在商品生产普遍化的背景下发生了分离。于此同时，“商品生产的物的条件，会以越来越大的规模作为其他商品生产者的产品，作为商品，和他相对立。” ([1], P. 43) 商品生产使得越来越多的生产被卷入商品生产之中来，货币资本的持有者为了保证资本的运作，就必须不断增加其货币资本的持有规模，因此只有拥有足够的货币资本，才能保证商品生产的物质条件。

以上，我们分析完了资本主义下货币转化商品过程中的七组对立。下面我们来分析这种对立发展总的趋势。这些对立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矛盾的体现，对立的双方既互相排斥分离，也互相统一互相渗透，处于同一个矛盾体之中，共同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组成部分。社会化大生产被制约在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之下，参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劳动者作为自由的劳动力只能服从于货币资本增殖的需要。商品生产的特性要求货币资本的规模不断扩大，但货币资本实际上又只是生产的中介，一旦其规模脱离社会生产，就会产生大量的过剩货币资本。货币资本最终是为了投入生产之中换取更多价值的创造，而这个过程需要雇佣工人与和他们相对立的以生活资料的形式生产出来的商品相结合，但资本的增殖过程中，货币资本规模的扩大过程却并不考虑雇佣工人的货币占有量与社会中流通的商品规模是否成比例——因为货币资本与生产资料和雇佣工人处于一种对立关系中，使这种交换不能顺利进行。而且资本的竞争中盲目的产能扩大加剧了商品生产的过剩，更加剧了雇佣工人与商品之间的对立。至于生产资料作为商品与资本的对立演化出的矛盾，更是使得相对过剩成为绝对的过剩：作为生活资料的商品无法顺利销售还能用雇佣工人没有足够的货币量，但实际上有这种需求来解释；而作为生产资料的商品无法顺利销售，则是因为社会生产根本不存在这种需求了。从相对过剩到绝对过剩，一步步昭示着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步履维艰，亟待出现新的社会形态以解决切实生产中的矛盾。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这几组对立并非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统一于“人的因素与物的因素相分离”这一核心，同时分离不是简单地分开，而是构成“长期分离 - 暂时结合”的处于动态中的矛盾体。分离是绝对的、长期的，而结合是相对的、暂时的。雇佣工人看似持续性地占有货币资本与物质资料，但时时刻刻在消耗着它们或者只是使用而无法占有它们，无法获得足以真正形成资本的物质资料，身为物质资料的生产者却无法把握物质资料的生产，自身的劳动反对着自身劳动力的承载者。而这种分离与结合是系统性的，是在社会关系中历史地形成的，是商品交换自身内在逻辑的现实表现，而非某个具体资本家或资产阶级学者精心设计的产物，或是市场运作中发生的偶然现象。其内在性决定了资本主义中的矛盾无法通过消除某些外在强制就能解决。理解了这其中的深层逻辑，我们就能对大量资本主义经济现象进行分析。

以现代的平台零工经济为例，这种  $G-W$  环节的对立并未消解，而是又取得了新的更加隐蔽而极致的

形式。首先算法平台的系统使得货币资本可以更加精确地朝向自身目的运动，其操控平台劳动者在每一次“计件劳动”中暂时地与货币资本结合，随即在其完成后将其重新抛入与货币资本的分离状态，确保其仅仅在其对资本有用的情况下才能够与资本发生接触。同时精准计算劳动者单价的最低限度，确保平台能够获得最大的剩余价值。雇佣工人最终取得了得以大致维持其劳动力再生产的微薄收入，这份收入必须转化为生活资料。而运用平台的大资本早已渗透进生活资料的供给端。刚刚经历完平台剥削的劳动者转而又不得不用平台资本的渠道来购买生活资料，从而实现了对劳动者所创造价值的再一次提取。至于资本平台的核心生产资料，则完全是雇佣工人无法接触的。在工厂中，雇佣工人还能直接操作机床，开启设备，而平台的接单系统、数据算法、客户网络、服务器，作为平台绝对的私有财产与工人相对立，雇佣工人甚至根本无法弄清其是如何具体运作起来的。雇佣工人看似可以自由决定何时上线，接多少单，却越来越被资本主义牢牢控制，不得不将自己化作资本主义价值增殖进程中的稳固环节，愈发失去自身的主体性。

G-W 环节的多重对立框架表明，无论劳动的技术形式和社会外观如何变动，只要人的因素与物的因素的分离仍然由资本逻辑所主导并再生产出来，货币转化为商品过程中的根本对立就不会消失，而只会以新的形式展现，甚至可以进一步加深矛盾并隐蔽化自身。在数字化就业灵活化的背景下，如果没有限制资本逻辑的推进，劳动者的不稳定性与精神压力只会进一步加大。只有真正触及 G-W 环节中分离的所有制基础及对立结构，才能不让工人陷于新形式的暂时结合与更深层的长期分离循环之中。只要人的因素没有能够完成对物的因素的支配，人们就无法摆脱对物的依赖性，无法避免自己被投入物化的过程之中。而要发挥人的因素，展现人类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就需要劳动者形成自觉的集体，拥有改造世界的觉悟和组织力，以及掌握生产过程的能力。而这个过程也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建立在扬弃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提供了劳动者解放的条件，将劳动者的独立性第一次明确地实现了出来：在政治上劳动者得以被承认是人，是独立自主的个体，而不是物质材料或者物的附庸。只是劳动者在资本主义中的独立性是形式上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事实上仅仅在抽象的法的、概念的领域中才得到承认，而在现实的生产实践中，劳动者在取得独立性的同时又被当作为资本增殖服务的物来使用。资本主义完成了把人类从贫乏的物质生产条件下解放出来的任务，人类再也不必盲目地服从自然的力量而可以强有力地改造自然了。只是在这一过程中，人类越来越受到社会关系的支配。G-W 过程中的多重对立直观地体现了这一点。当人类完成了对社会关系的改造，资本主义过去创造出的磅礴的生产力，就能不再服务于资本增殖，而是转而服务于劳动者的福祉。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资本论(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2] 吴传启. 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辩证法——关于《资本论》的逻辑问题学习笔记[J]. 哲学研究, 1962(1): 3-18.
- [3] 郭从军. 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最低数量界限[J]. 经济研究, 1984(1): 79-80.
- [4] 吴猛. 《资本论》中“货币转化为资本”问题的哲学考察[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3, 9(6): 25-35.
- [5] 郗戈. 《资本论》的哲学主线: 资本逻辑及其扬弃[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1(3): 14-20.
- [6]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